



宜坪物语(组诗)

李小平

(一)

种子发芽
开花结果
由青变黄
由涩到甜
这既是生长的过程
也饱含自然的哲理

(二)

枇杷是高调的
打造黄金的肉身
俗语讲财不露白
管它呢
八千八百八十元一盘枇杷王
喜欢你就带走

(三)

土豆兄弟们
却是一如既往低调
不炒作,不做网红
它们知道自己崇高的地位
每一次开门待客
总有自己固定的席位

(四)

翠冠梨是外来移民
它们多汁、甜蜜
喜爱莲花山的风水
一粒果子也有佛性
以包容修炼,以养人净心
深深扎下自己的根

(五)

玉米妹子土生土长
会做耙、会做羹
一根烤玉米
便香糯了人们的牙齿和味蕾
如果有机会细品一杯
陈年的苞谷酒
又烈又绵又纯的感情
爱,不是谁都可以驾驭

猕猴桃熟了(外一首)

许兵

马脑村的山坡,黄澄澄的拳头
吊成一个个小太阳

吴太全蹲在地头,开一个
汁水就顺着指纹漫过指节
他咂咂嘴:“甜,比去年甜。”

荒了四十年的山,如今
把甜度酿到了极致
连猴子都从林子里溜下来
扒着围栏,眼巴巴地望着

吴太全笑了,抬起脚边掉落的
在衣襟上擦擦,递过去:
“吃嘛,都是邻居。”

晒秋

荣丁镇凤凰村,芭叶撕开的脆响里
玉米露出整整齐齐的金牙
孩童把玉米须编成辫子
套在头顶,假装是出嫁的新娘

干透的玉米挤进编织袋
码在堂屋两侧,中间留出过道
通向火塘。火塘里
玉米芯哔啪爆着香

烟雾从屋顶缝隙钻出去
和天上的云混在一起
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



紫气盈村

曹欣

清风徐来,紫气弥漫。这漫山遍野三千余亩葡萄园,我喜欢它的甜,更敬重那些守着大地、弯着腰,默默劳作的农人。

站在向荣村的山坡上,忽然觉得自己被一种紫沁润了。

起初是光。阳光透着朦朦胧胧的幽紫色,整片果园已然是葡萄的天下。日光穿过层层枝叶,变得柔和,落在葡萄上,幽紫的果子便像灯盏,一盏盏亮起来了。但凡有葡萄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和着叶子的碧绿,俨然是长卷水墨彩画了。风一来,所有的色彩都在轻轻晃动。这座远近闻名的水果村,地处五通桥区西坝镇,静卧在岷江西岸的浅丘之间。站在山坡放眼望去,一垄一垄的葡萄避雨棚连绵铺开,宛若层层银帐。

若说光是序曲,那么甜便是主调。向荣村面向东方,地势高爽,昼夜温差达六七摄氏度,利于糖分积累,使得葡萄蜜甜多汁、果

肉细腻。这里的巨峰葡萄紫皮个大,清甜爽口。摘一颗托在掌心,圆润光亮,薄薄的天然果粉晕开一层幽紫。循着墨绿的叶子和遒劲的藤蔓,一瞬间便走进了葡萄王国,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在这藤蔓与紫气交织的时空里,你只需静静地站着,抬头是葡萄,低头是葡萄,连呼吸里都浸着甜香。轻咬一口,清甜漫遍全身,此时你便入了画,也就爱上了这紫色的果子。

绕开果实往深处看,才见着藤蔓。主干虬结如腕,表皮皴裂,像老人手背上的筋脉,可就是从这苍老的藤上,年年抽出嫩枝,结出满架果实。伸手托住一串,能感到一种饱满的坠力,仿佛它把所有的重量都诚实地交给了你。果皮光亮,果粉匀净,一口咬下



收获

黄旭胡 摄

乡村秋事

割谷子

天还没亮透,三姐的嗓子先亮了:“沙刀磨得锋利些,等会儿好割谷子。”竹箩筐码在坝子上,盛过稻浪,盛过月光,盛过一桶老茶。三姑爷蹲在田埂上抽完一根叶子烟,踩下打谷机的脚踏板时,齿轮转起来,三姐递过去一把稻穗,轰隆隆,稻草卡在齿缝里,像秋天突然哽了一下。我扬着沙刀,弯腰,拢住一把稻秆,贴着根一拉——“沙”的一声,断口渗出清亮的汁水,沾在指缝间,湿湿的。割上几十把就得直起身,腰酸得从后腰爬到太阳穴。

刘家沟的山罩在雾里,稻田一半黄一半青。两只白鹭从田埂飞起,掠过穗尖,又落回不远处的田里,低着头,一啄一啄。日头升起来,雾散了,田里人多了起来。打谷机轰隆隆着,沙刀割稻的“沙沙”声此起彼伏。三姐已经割出去老远,弯着腰的轮廓在金色的稻浪里一起一伏。她回头喊:“城里娃,累不累?”我攥紧刀柄,朝她挥了挥手。风从山那边吹过来,整块稻田都动了一下。稻穗细碎地碰着,沙沙。

打谷

三姑爷一早上都在侧着身子往打谷机里喂稻穗。三姐拉来一个拌桶,是杉木的,方方正正,边角被谷粒磨得光滑。她把它摆在刚刚割过的田中间,稻茬在田间戳着,渗的汁水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她熟练地在四角各撑开一只围垫,油

彩布的,她说搭个棚,挡回齿轮甩出去的谷粒,也接住打谷时震落的汗。我抱起一捆稻把,举过头顶,对准拌桶的内壁,用力摔下去。“咚——”闷响,震得手心发麻。金黄的谷粒四散溅开,打在围垫上噼里啪啦响,有几粒溅在脸上,生疼。我抖了抖稻把,翻个面,再摔第二下。“咚——”

这次声音脆了些,谷粒少了,稻草秆的纤维散了,有几根断了的飞出来,插在衣服上,还有一根插进三姐的头发里,三姐说:“嘿,城里娃,来打谷子还给我整根簪子!”说完她笑了,我也笑了,笑声滚在稻桩上,落进水里。等我第三下摔完,稻把就空了,只剩光秃秃的秆,抖一抖,扔在旁边。

三姐把割好的稻子一堆一堆抱过来,脚步在刚割过的田里踩得啪嗒啪嗒响,脚上沾了厚厚的泥,沾到水又化开了。在我摔打时,她就捡起三五堆空稻把,拢齐了,双手一拧一别,一个草把子就扎好了,随手往旁边一丢,不一会儿就堆了个草垛子。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打谷的声音混在一起,一会儿“轰隆隆”,一会儿“咚咚咚”,从这块田传到那块田,再从刘家沟的山脚下弹回来,散了。汗水顺着额角流下来,淌过下巴,滴在稻茬上,洇开一小团深色的印子。口渴了,走到田埂边,舀起老茶灌一口,茶是凉的,带着一点涩,一口下去,从喉咙凉到胃里。三姐家,有炊烟升起来,细细的一缕,在正午的蓝天下慢慢地散。“回家吃饭啦!”姑妈的喊声

铁牛门：铁牛曾镇此江秋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铁牛门

丽正门街万古流,铁牛曾镇此江秋。丙午洪浪吞金兽,空锁铜河对凤洲。火神庙冷香火尽,白水井涇踪迹收。幸有龙公一挥喝,至今犹峙古嘉州。

在乐山旧城南面的大渡河畔,有一座古城门屹立数百年,四出门洞结构、交叉十字拱门,奇妙构造,至今令世人慨叹,它就是铁牛门。

“一脚踏四门”

铁牛门本名丽正门,取自《周易》“日月丽乎天”,取意光明正大,正对南方。真正让人叫绝的,是它脚下的门洞,四条门券在穹顶交汇,形成一个十字拱,人走进去,东南西北四通八达。民间那句“好个铁牛门,一脚踏四门”,说的就是这份四面通达的奇妙。这种十字交叉拱门,在全国古建筑中极为罕见。当年修这门工匠,怕是藏着几分巧思与傲气。城楼上曾刻着“海棠香国”四字。乐山古时海棠极盛,“一时开处一城香”。这浪漫的题字,为这座雄浑的城门平添了几分风雅。

三朝“接力”

铁牛门的身世,跨越三朝。据说,它始建于宋代。彼时嘉州古城墙从北周起不断扩建,铁牛门作为南门,守着大渡河,亦守护着乐山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一场洪水冲毁城墙、城门。政府重建后,在门楼前摆了两尊铁铸水牛,以镇水患,从此民间唤作“铁牛门”。这次重建,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格局。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大洪水”,铁牛沉江,城墙崩塌。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铁牛门才得以重修。今天所见,正是那次重修的遗存,但那对铁牛早已漂入大渡河中,不知所踪。

铁牛传说

据说,在明朝重建时,那对镇水铁牛高丈许,重达数万斤,缩尾昂首,憨态可掬,成了“嘉州八景”之一,人称“铁犀”。老百姓给它们编了故事:说铁牛夜里偷偷过河吃麦苗,被人发现,一锄头打掉半截牛角。神兽也逃不过“上班摸鱼被抓”的命运,这传说里藏着几分亲切的调侃。可惜,神兽再神,也斗不过天。清乾隆五十一年,岁在丙午。那年五月初六,泸定地震,大渡河山崩壅塞,断流十日。五月十六,崩山溃决,蓄积十日的洪水倾泻而下,“涛高数十丈”,如山崩地裂。铁牛门首当其冲,那两头镇水的铁牛,连同城墙,一起被卷入洪流,沉入江心。那场洪水,淹没居民以万计,城外街巷荡然无存。至今民间还在说“铁牛在江心”——它们确实还在江底,只是再也没人见过。从此,“老丙午涨大水”成了乐山人最不愿提起的往事。

陇公“护门”

1958年,“钢铁大战”,有人打起了铁牛门的主意,那些红砂条石,正好拿去建土高炉。工人们抡起钢钎,正准备拆,一位晚饭后散步路过的一位陇姓副专员,见状厉声喝问:“你们在做什么?!”“拆条石炼钢。”“谁允许的!给我搬回去,一块一块砌好!”这一声吼,救了铁牛门。工人们老老实实把条石搬回,重新砌上。虽不如原初规整,但城门总算保住了。陇公护住的,不只是几百块石头,而是嘉州“文脉”。铁牛门外的渡口,曾是乐山最热闹的码头。每天早上七点开班,下午五点半收船,一小时一趟,两元钱过江。对岸是凤洲岛,乐山人叫它太阳岛,是看大佛的好位置。岛上沙滩、农家乐、烧烤摊,周末全是人。花两块钱,就能上岛喝茶晒太阳,远眺大佛,偷得半日闲……而今多年过去,修缮之后的铁牛门巍峨壮丽、古韵十足,虽然已经失去昔日码头渡口的功能,但它已然成为游客来乐的热门打卡景点之一。